



戰鬥英雄 文學李

李爾重 著

廣東人民出版社

戰鬥英雄李學文

李爾重著

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出版

出版編號(中) 0445

戰鬥英雄李學文

作 者 李 爾 重

出 版 者 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
(漢口黃興路25號)

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

印 刷 者 胡 開 文 印 刷 部
(漢口花樓街272號)

•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初版 •

1—10,000(漢)

基本定價(乙)1.30

一 愛上了輕機槍

李學文是山西人，一個過窮日子的農民，今年大概有四十二歲。身上已經七處負傷，以前是黃瘦臉膛，中等身材，可是很健壯，一天走上個百兒八十里路，連續地走，帶打仗，扛着一挺捷克式輕機槍，他是從來沒有在乎過的。因為是山西人，在部隊中就送了個外號『老西』，平常同志們叫李學文的時候少，叫『老西』的時候多。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中國，蔣介石命令他的軍隊，像潮水一般由北向南，由東向西，一股勁地退下去，在華北的老百姓們丟魂失魄地沒有主張。正在爲難的時節，來了自己的隊伍八路軍，八路軍裏有個一二九師，便是劉伯承將軍率領的一支隊伍，這個隊伍，一直地伸向山西、河北、河南、山東，……老百姓有了自己隊伍，有了靠山，有了辦法，抗日的人民，也像潮水一般湧進八路軍。

在山西上黨區，一二九師三八五旅成立了一個補充團，補充團裏一共三個

營，一個營是有八百多人，李學文就在一九三七年底參加了這個補充團。

這個補充團，有三千來人，人多勢壯，李學文很高興，有一點最不高興的事，就是這個團只有一個老步兵營有五百多枝槍，和一個機槍連有四挺重機槍。後參加到老步兵營的戰士和後成立的兩個營都一樣，沒有拿到步槍，只拿到一把紅纓槍。當着李學文第一次拿到這紅纓槍，很洩氣地說道：

『這玩藝，也許比燒火棍子好使點？……』

不高興也沒有辦法，因為咱們沒有槍。

到後來，好容易聽說要發槍了，等到槍運來的時候，第一眼就使人惡心，誰也沒想到運來的是鏽了銃子，裂了殼子的一些爛槍。戰士們一邊卸着扛着，一邊道三七：

『好！來槍啦，比燒火棍子沉，還不像燒火棍子好使！』

連長指導員都是老紅軍，聽着大家說這個就不高興，就帶解釋帶吹地說：

『沒有大米吃小米，沒有小米，糠也是好的！別看不起這些破槍，當初咱們紅軍起家的時候，還沒有這多破槍呢！有這個當本錢，收拾收拾就換好的來啦！』

李學文聽着，心裏滿盤地不相信這一套，他想：『也就是檢人家閻老西丟的這幾枝爛槍吧，換好的，誰那麼傻，把好的換給咱們？！這不是一百個沒門麼！』李學文心裏這樣想，嘴裏也跟着別的戰士們俏皮着：

『好！等着吧！等着那天瘟神下世，把從咱們門前過的日本鬼子都給瘟死，咱們光檢大蓋槍，等着吧！……』

『等到那一天哪？』

『等到太陽打西邊出來的那天！』

到底一個班裏還是有了兩枝槍，越收拾越齊全，絕大多數是能夠拉開門了。站崗放哨拿着總比拄着個紅纓槍來得好看些。

李學文和許多戰士雖然不大滿意，營長連長還是一天反覆地講：

『以後，咱們繳敵人的槍，都可以扛上好槍！不要着急！』

大家且不管這層，先練兵再說。

一九三八年十月的時候，敵人時常在黎城潞城長治之間的公路上來往，有時是汽車，更多的時候是步兵押着騾駝運東西。

補充團長看準了這個買賣，連續派人偵查，看準了在黎城潞城之間一段公路兩旁，有五六里長的一段峽谷，兩邊是山，中間是不到二百米寬的谷道，團長團參謀長親自選擇了地勢，都很滿意：

『要在這個地方把敵人掐住，保險，一個也跑不脫！』

不久，得到了一股敵人從長治向東出發的消息，全團馬上動員，號召大家準備作戰，給班排長以上的幹部都開了會，團長指示了一個打法：等到咱們用火力把敵人打亂的時候，拿紅纓槍的馬上衝下去，乘着敵人慌亂，把他消滅，要穩——等着命令，沒命令不許動；要猛——一有命令，一刻不許遲疑緩慢，越快越猛，敵人越措手不及，咱們傷亡越小！』在全團軍人大會上，團長又給全體戰士講話，號召大家鼓起精神來幹。

『同志們！你們是不是老早就想伸手打日本哪？』

『是！』

『你們是不是老早就想扛大蓋槍？』

『是！』

「好！現在，我們就要伸手打日本，就要扛大蓋槍，可有一層，大家得拿出精神來！我問你們，咱們用重機槍給敵人來個插花蓋頂，把他弄個蒙頭轉向，你們敢不敢衝？」

「敢！」

「你們敢不敢用矛子槍搥日本鬼子？」

「敢！」

「好！同志們！有勇氣，準備好，等命令！」

這天，黑夜出發，拂曉以前進入了埋伏陣地，把那個老營和機槍連分佈在谷道的兩頭。大家却伏在預計的陣地之內，誰也不出聲。等到正午的時候，敵人才來了，前哨敵人有五十多個，走在運輸隊的前邊，鬼眼四望，沒有望見什麼，照直地走進了谷道，中隊又進來，後衛敵人有一百多，也跟着進來，前隊已經走到接近埋伏線的盡頭時，團長揚起盒子槍，發了令槍，山谷裏馬上比開水鍋還熱鬧，四挺重機槍，七百多枝步槍，把敵人壓得抬不起頭來，鬼子的隊形不能展開。

李學文埋伏的地方，緊靠着一挺重機槍。自己手裏拿着一個矛子，光看人家打，自己不能動手，他直着兩眼看這重機槍噴出的烟火，又望着下邊的敵人隨着重機槍口所指向的方向，翻滾亂倒，李學文高興了。

『這玩藝，真不錯！』

李學文正看得高興時，衝鋒號已經響了，連長排長班長戰士一齊跳起來，衝了下去。哈，兩千多枝矛子槍，槍尖是銀亮的，槍脾繫着紅纓，紅纓一片，銀光一片。展眼之間，這紅纓這銀光飛入敵陣，戰士們發着雄壯震山的喊殺聲，敵人到處響着絕命的悲叫。

這一次戰鬥結束，一共連耽着的槍，共繳了六百多枝，還有三挺歪把子輕機槍。李學文真的繳了一枝大蓋槍扛起來，他把着這枝半新的大蓋槍，拉開門，又關上，一扣火，噶唧下子，李學文得意地微笑着：

『真好！』

一聽門上蓋子的響聲，李學文得意地微笑着：

『不錯！』

看看那些子彈，銀色尖頭，頭上點着粉紅，子彈殼金色，李學文得意地微笑着：

『不錯！』

正在李學文得意不完的時候，另外兩個戰士扛來了一挺歪把子輕機槍，一羣戰士却圍過去爭着看新鮮，李學文也圍了過去，連長在人羣裏擺弄着那挺機槍，比玩弄自己的兒子看着還親，他裝上子彈，又退下來，搬搬腿子，又立起來，看看槍口……戰士們就問：

『連長！這鷄冠子槍好不？』

『趕自好！』連長斜了大家一眼，藐視大家不識貨：『你們才沒聽到，那叫的嘍嘍嘍嘍，又響又脆的那傢伙就是牠。你們看，又輕，又好使，咱們有幾個這玩意多好！』

『連長！你打打試試行不？』

連長裝裝子彈，一想又住了手：

『你們問問營長看他答應不？』

營長來了，答應他試射十發。連長端起來把撥機一扣，噶……果然叫的清脆鮮亮。

李學文才看過了重機槍，已經覺着不錯；現在又看到了這個，也和重機槍一樣地叫喚，可是沒有重機槍那麼麻煩，還得幾個人抬，他望着這黑黝黝的傢伙，眼睛不想轉，好像逛廟的看見了花枝招展大姑娘，李學文緊擠慢蹭地挨到那輕機槍跟前，用手摸了摸：

『這傢伙不錯：』從此以後，李學文起心眼裏愛上了輕機槍。

一一 『可到手啦』

在補充團裏拿到大蓋槍之後，又打了幾次仗，繳獲了許多槍，補充團便都有了槍，這補充團就不再當補充團了，李學文呢，便成了正規部隊的一個戰士。

也不知是一九三八年底還是一九三九年初，李學文隨着這個部隊，到了河北平原，一九三九年以後，他便分配到冀南第五軍分區的部隊當中工作。

他一直地希望着得着『那麼個傢伙』，却一直地還沒有弄到手。

④ 一九四〇年李學文被編到二十七團，二十七團當時和其他部隊協同擔負着一個任務：反對敵人修築石德路。

到了陽歷七八月的時節，正是這個鬥爭最緊張的時候，日本人用一個旅團的兵力保護着，搶築石德路，咱們就用部隊掩護人民破壞，敵人就不斷地出來，尋找咱們部隊，想把牠吃掉。

二十七團一營——李學文所在的營——藉着青紗帳，在董村打了一個埋伏，在這次埋伏中，李學文事前到處宣誓：

『這回，除非鬼子不帶輕機槍，只要他帶，喝着這一百多斤我也得奪到手來！』

『大家都聽着，李學文發表宣言呢！』別的戰士們笑着玩着。

『你們也不用笑！看着吧！』

戰鬥一開始，敵人四輛汽車打停在路上，李學文一把把身上的兩個手榴彈同時摔到一輛汽車上，轟地炸了，他也沒等命令，縱身跳過去，左手一搬汽車的欄

桿木，跳上了汽車，他揮動刺刀，向着昏頭昏腦未死的敵人刺去，刺死兩個敵人，當別人跳上車時，他已經抱起了那黑黝黝的歪把子機槍。

他抱着這挺機槍，恨不得親牠幾口，他當大家的面，連續地說：

『媽的！我想了你這些年啦！今天，可到手啦！嘿！真不容易啊！』

『李學文！請客吧！這麼大喜事！』

『那，不用說，我還有三十塊冀南票，回去一定都給你們買西瓜吃！你們可不知道我想牠想了多少年哪！』

戰鬥結束以後，團裏營裏却說要把這挺機槍交給好射手使用，可是，二十七團原來就沒有輕機槍，也就找不到一個好射手，也就罷了；又想換個身粗力壯的人扛，營長正式通知連長，要這樣做，連長就找到了李學文：

『李學文！你還是扛大蓋槍吧！你身子弱，換個壯的扛！』

李學文一聽這話，簡直不知這是從何說起，他抖動着嘴唇，一時說不出話來，兩眼直望着連長：

『連長你說，不叫我扛？』

『是，想換個壯的扛！』

『連長！我跟你實說吧！我活一天，這個槍就不能離開我手！你也不用怕我扛不了，也不用怕我丟了！……』

『那你也用不了哇？』連長說。

『我學！我一定學好！……』

李學文說的斬釘截鐵，上級也覺着由他去學也行，從此，李學文便成了這挺輕機槍的合法主人。行軍，他扛着，不用說不累的時候，就是累的時候，也不能叫別人扛，他說：

『我寧可累點，也不能叫別人扛！一方面得知人家的情，別人手輕手重，萬一把我這個寶貝給傷害着點，比什麼值的都多！』大家摸慣了他這個皮氣，不論行軍多遠，只有人替他揹背包，拿乾糧袋，總沒人替他扛機槍。

自從有了機槍之後，李學文睡覺就要挑個地方，一種是單身獨鋪頂好，沒有話，和大家挨在一起睡，他一定睡在一頭，黑夜躺下的時候，不脫衣服，兩腿把機槍托子一夾，兩臂把槍身一攔，面朝着沒有人的一面，他才能睡，爲什麼這

樣？李學文說：

『我老婆你們大家碰碰撞撞，我李學文不心痛，我這個傢伙，可不能由誰隨便碰！她要一生氣，到時候不好好說話，不是大家性命遭殃！……』

以前，李學文的腰帶上日夜常帶的只有一件東西——插着個三寸長小烟袋的烟口袋；有了機關槍以後，又添了一件——裝擦槍油瓶的小口袋。從前，李學文每月領幾個津貼，都買煙吸，現在，一有了錢，第一件事就是買擦槍油。日本鬼子的軍用擦槍油，當然好，可是輕易得不到。平常用的擦槍油，只好用女人用的各種生髮油，究竟那種生髮油水分最少，最合用，李學文是沒有經驗的，他經常是跟着別人的意見，更換着買不同牌子的生髮油。有些戰士想用擦槍油，可是李學文認為自己機槍用着合適的擦槍油，你給他磕兩個頭他也不能給你用！大家便想了個辦法。

『李學文！雙妹牌的油不好，才一擦顯着不錯，過幾天就要生鏽！還是那種圓瓶的生髮油好！』

李學文拉開槍門一看，感到似乎真要生鏽，別人又給他加一句：

『你看！你看！這不是就要鏽？……』

『他媽的！不要啦！……是圓瓶的好？』

『是！真的？』

李學文生辦法找幾個錢買一瓶圓瓶的，心裏才遂心；別人們也就有機會使用他不用了的擦槍油。

快到八月十五日時候，和他同班的幾個戰士看準了他又積存了有幾十塊冀南票，大家想起在家過節，心裏很饞，幾個人商量了一個辦法，着一個人向他提議：

『李學文！這回我可聽說有一種好擦槍油，你要不要？』

『什麼油？』李學文認真地問：

『你現在用的這種油，夏天還好，到冬天就發黏，不容易連發，容易停車，你說是不？』

『是，現在、天稍一涼，好像就不大滑溜！』

『對了麼！頂好的油是鷄油，保不生鏽，春夏秋冬一個樣！』

『沒處找它呀？』

『找自然沒處找！買一隻鷄煉煉！』

李學文把全部家當拿出來，買了一隻鷄，除了把護腸油摘下來之外，其餘的都給全班煮着吃了，大家吃了以後很高興，慢慢地把這鬼道洩漏給他了。但他知道鷄油確實也還可用，也就不大和大家計較：

『只要能把這個傢伙奉承好，莫說出兩錢，出什麼我也不在乎。』他抱着這個機槍，一天摸過來擦過去；再就是裝卸，再就是練習瞄準，除了行軍作戰之外，他一天也不閑，忙來忙去沒別的：伺候機關槍。

三 『小心遇着老西！』

二十七團和別的部隊，連續繳了敵人五六挺輕機槍，軍區爲了培養優秀的射手，派來一個老機槍班長當老師，教機槍的使用技術，李學文對於這老師，是全心尊敬的，因此，他和他一個樣，在射擊技術的進步上，是數第一的，除了完全